

第十三章

卢汉诤言

英国人助法威胁挑衅

对于蒋介石违反 1943 年在开罗会议上同罗斯福所达成的谅解，卢汉一开始反应就很强烈（见第二章《初会卢汉》），虽然他吞下了蒋介石为他特制的包着糖衣的苦药丸（见第四章《卢汉转变》），但他还是愤有怨言、耿耿于怀的。他目睹法国殖民者奔走于河内与重庆之间，上下穿梭，迫切要求接管越北，心中早不平静。在获悉英国军队助纣为虐、武装法军为乱南越之后，心中更为不安。尤其是听了蒋介石亲口所说“重庆英大使向他告密：法国准备若干军舰、飞机、坦克、大炮向北越进攻，要将中国军队赶出去；如果我们不撤退，被人赶走，反而丢脸”^①等话之后，心中大为烦躁。于是他把英国人的威胁转达第一方面军驻河内的将领和陈修和等人。后来英军派遣八架飞机，飞越十六度以北，在顺化附近土伦机场降落，对我占领军示威，卢即指令其万保邦部予以扣留。迫使英方向重庆交涉，得到允许，才予释放，击退了英军的挑衅。

但是，英国人仍不甘心，其驻河内代表威尔逊中校经常来

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替法国人讲话。一天,他对陈修和说:“中国方面过于偏向越人,对待法越间的纠纷没有采取公平和有力的措施。”他举出海防附近鸿基煤矿越南工人罢工事件,希望司令部出面干涉,使越人复工,恢复生产。陈修和答复他说:“这是法越间的劳资纠纷,应由他们自己合理协商解决。”他说:“中国用武力逮捕几个人,或者枪毙罢工首领就可以解决了。”陈听了很不高兴,质问他:“我到过英国,你们英国的矿工罢工是不是由政府枪毙几个工人来解决?”他直言不讳地说:“这是殖民地,不能同英国比。”陈很生气地答复他:“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刚诞生的独立国家里,不再是殖民地了,你要弄清楚。”他连忙认错,并声明这不是代表英政府的意见,而是他个人的意见,请我方原谅。英国殖民者已够顽固了,而法国殖民者更凶恶而愚蠢得多。当我们已听到英国宣称允许印度、缅甸独立的消息后,告诉萨朗这位法国司令时,他还坚决不信,说“这决不可能”。这些情况,激起了国民党驻越军队的很多将士不满。^②

陈修和建议继续占领

1946年初,越南选举正在进行,中法谈判交还越南的消息传到河内。陈修和等考虑前途危险,甚为忧虑,遂电告何应钦说:“越南正在举行大选,改组胡志明政府,迫切要求援助,保障独立。法人由中法战争取得越南,^③日法合作,^④我国抗战曾受严重损害,万不可以区区经济利益,尽忘前仇,弃友援敌,自拆藩篱。……今若竟让法军重回越土,越人失望之余,必将群情愤激,以怨法者怨我,中越冲突,势难避免,虽欲安然撤

军，恐亦不能如愿。务恳俯念国军安危，友邦存亡，准予保留三个军驻越，协助越人防守，以免重蹈历史覆辙，遗子孙后世之患。”这个电报已由何应钦转呈蒋介石。复电仅谓：“电悉，已转呈委座核示矣。”陈的建议表达了卢汉的一贯主张，显然是获得卢汉赞许的。因为这一建议虽然不可能阻止重庆政府交出越南的罪恶勾当，但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，不能不考虑中越关系和安全撤退问题。^⑥

袁子健条呈勿签协定

河内情况已如上述，西贡情况更加不妙。适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议袁子健被派赴西贡，办理战俘事宜。袁子健是我的震旦大学同学，留法获格勒诺布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，归国后在国民党外交部工作，在我任国际司帮办时任领事科科长，继任驻智利大使馆一秘，日本投降前调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，随何应钦入越，由何推荐，任一方面军参议。他在西贡逗留一月，目睹西贡法军劫杀华侨，情况惨重，特向卢汉报告，主张暂勿与法方签订任何协定。卢汉认为，袁的条呈“颇有见地”。当他获悉重庆正在进行中法谈判之后，特于1946年2月6日，将袁的报告电致重庆外交部部长王世杰，借申本人主张。原电如下：

“重庆外交部部长王：据本部派赴西贡办理战俘事宜之袁参议子健呈称：

“一、西贡法军劫杀华侨案件，据领馆调查，已达两千件以上，现尚继续发生，仍未停止。究其原因由于军纪堕落，长官纵容，不加严厉处分之故。按来越法军大部分为志愿军，系暂时

招募之流痞，未经教练，纪律荡然，战斗力亦极薄弱。英美人员均不满法军暴行，且有以中国尚未向法政府正式抗议为异者。即法方负责官员亦不抵赖，直认无法约束，仅以业已采取严厉处置，聊作搪塞，但奸淫劫掠，不少事实仍在继续发生中。

“二、我国在越北驻军维持治安得力，即或以前间有暗杀案件，亦属西贡及老挝法人残杀越民之反响，与一般治安及军风纪无关，较诸南圻法军高出远甚，此层迭为盟军所赞佩。窃按法军暴行既为各方所共弃，法国欲以武力重新征服越南之野心无论大部同情与否，而越南人民则抗力愈坚。即法之实力虽不详，短期征服亦有未及。我国在越南各地侨民五十余万，自受荼毒，正无已时。目前应恳转请充分运用在越已联络之实力及道义优势，向法国政府严重抗议，要求停止一切暴行并惩凶赔偿。

“三、现闻法拟派员在渝商签协定，窃以法军惨杀华侨，虽不认其有意排华，但迄今对已否惩办肇事员兵一点，尚未正式通知我方，实有故意纵容之嫌，至少亦系法方一种不友谊行为。故在惨案未解决之前，敬恳恻念南圻惨死侨胞及顾虑北圻各地华侨之将续遭其祸，似宜严重交涉并暂勿签订任何协定。现在法国对于越局束手无策，我国占举足轻重之势，侨民反受任人宰割之痛，似非事理之平，敬祈鉴核等情。

“查该员留贡月余，目击实情，所陈各节，颇有见地，足供对法交涉参考。谨电请鉴核办理为祷。”

卢汉谗言 不了了之

实际上卢汉转呈袁子健视察西贡的报告含有向重庆外交

部作最后谍言的深意。

这个电报到达重庆之日，距2月28日签订中法协定之日仅十一天，何况王世杰对宋子文是亦步亦趋、对蒋介石更是唯命是从的，对这位非蒋嫡系的边疆大员的建议没有蒋、宋的指示，王岂能照办？当然无动于衷。但亦不能置之高阁，只得“应向法方提出书面抗议与要求”一句空话来搪塞过去，真所谓“不了了之”。总之，要不顾一切地从越北撤军，以尽快移兵东北，抢夺抗日胜利果实，作好发动内战准备，达到剿灭中共军队的最终目的。在这一点上，王世杰窥测蒋介石的意图是颇为准确的。

所以，自始至终，卢汉对中法谈判，交还越南，内心是很不满意的。

① 指1885年3月，法国进攻中国镇南关（即今之睦南关）时，被我守军冯子材等打得大败，狼狈溃逃。正当中国军队联合越南准备把法军逐出越南之时，昏庸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下令停战撤军，派卖国贼李鸿章于当年六月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条约，正式承认法国侵占越南。

② 指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军进攻我国西南时，法国殖民者屈膝投降，配合日军破坏我交通运输，攻击我西南后方的罪行。

③ 详见陈修和著：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人越受降纪略》，全国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七集第21页。

④ 同上，第七集第24页。

⑤ 同上，第七集第25页。